

零点书库
012

埃及 物家 古学

[美] 阿瑟·菲利普斯
Arthur Phillips

赵拓

译 著



logist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Arthur Phillips



A
I
J
I
G
U
W
U
X
U
E
J
I
A

牛津大学出版社

及物家 埃及学

[美]阿瑟·菲利普斯

赵拓

—— 著
—— 译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The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埃及古物学家 / (美) 菲利普斯 (Phillips, A.) 著; 赵拓译.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5

书名原文: The Egyptologist

ISBN 978-7-5624-7912-3

I. ①埃… II. ①菲…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8991号

埃及古物学家

AIJI GUWU XUEJIA

(美) 阿瑟·菲利普斯 (Phillips, A.) 著 赵拓 译

策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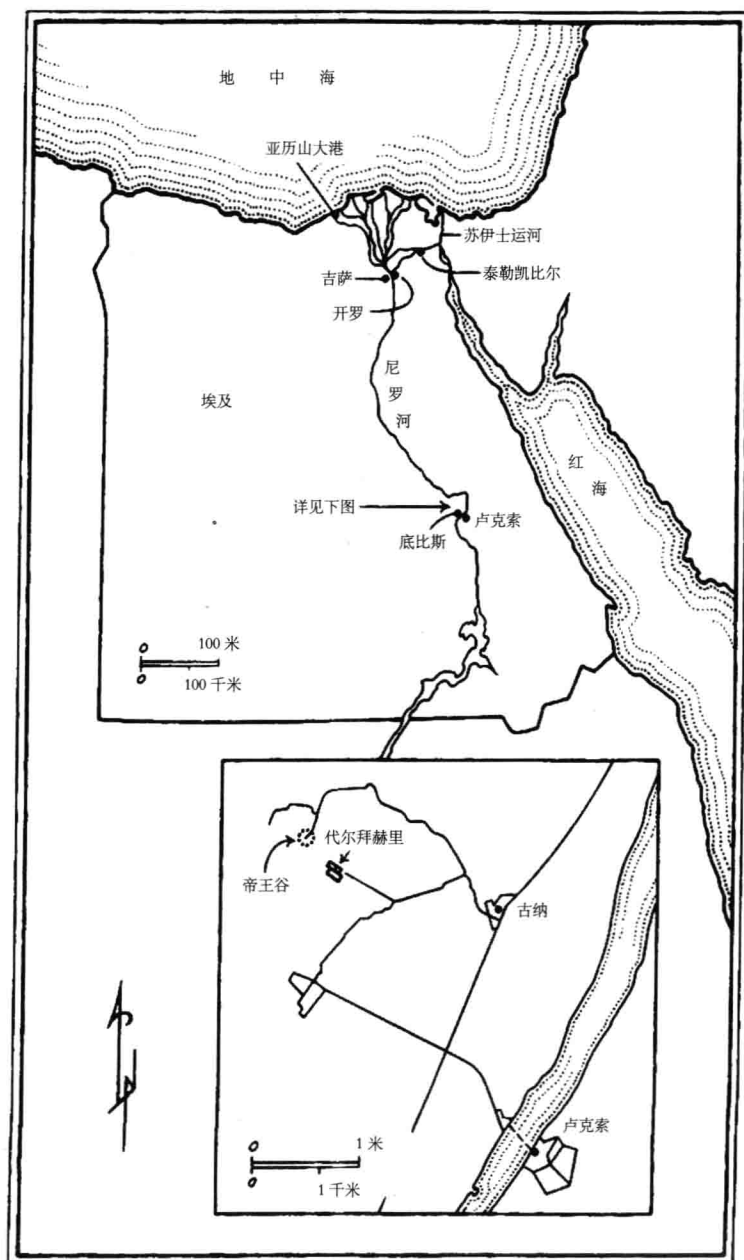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3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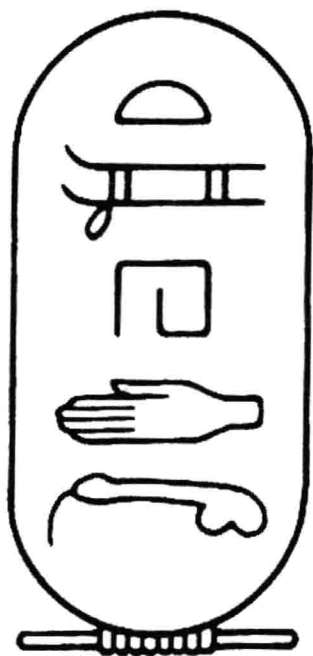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912-3 定价: 39.8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阿图姆－哈杜国王王名圈

即“苏醒的阿图姆”国王，埃及十三王朝最后(?)一位国王(?)

公元前 1660(?)—前 1630(?)



斯芬克斯酒店

1922年10月10日，星期二

开罗 斯芬克斯酒店

日志：

从亚历山大港坐火车到了开罗，我马上开始了工作。计划在前往南边的遗址前，在开罗花五天时间做统筹规划和背景写作。

读书笔记：

为了有一个适当的开头，这本完整的书籍肯定得有一个像洋葱皮一样透明的外层保护好的卷首插画。

卷首插画：

皇家王名圈^①代表的法老——阿图姆-哈杜，埃及中期王国的最后一任法老，也就是公元前1660—前1630年的第十三王朝。

只考虑学术型读者吗？不，得向普通读者解释作为皇室标志的王名圈，国王的五种称呼之一（拉之子名）^②用象形文字写在一个椭圆形里。

卷首插画后的题词：

“这是人在克服身体上的困难时的智慧和决心，将成为我们……的源泉……”

①王名圈：法老的王名在继位后采用，王名必须放在椭圆形的装饰“王名圈”中，表示国王被太阳所围绕，有圈起保护之意。——编者注（全书注释如未特别注明，均为译者注）

②拉之子名：即阿蒙拉之子。阿蒙拉，古埃及的太阳神，光明，正义，生命的支配者，众多主神中最为显赫的一位。拉的崇拜中心是尼罗河三角洲的赫利俄波利斯，后来他和底比斯的主神阿蒙相融合，称作“阿蒙拉”，成为埃及真正意义上的主神。他的神圣动物是隼，有时也是牡羊或巨猫。古埃及第五王朝之后的法老，必以“拉之子”作为他们的称号。——编者注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1
第二章.....	31
第三章.....	89
第四章.....	136
第五章.....	247
第六章.....	311
第七章.....	365
第八章.....	420



第一章

■ 崔利普什给玛格丽特的信

12月31日。日出。阿图姆-哈杜的墓室外。50手摇留声机里发出声音：我在后廊的秋千上呢。（你不过来和我一起坐坐吗，亲爱的？）

我亲爱的玛格丽特，我永远光彩照人的王后，我和你父亲明天就出发回家，回到你身边。我们会乘坐北往开罗的豪华游船，在开罗城里的斯芬克斯酒店待一晚，然后坐火车回亚历山大，我们已经在那儿定了意大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的胜利者通行证，它会在马耳他、伦敦和纽约停靠，我们会从纽约搭乘最早的火车回到波士顿的你身边。1月20号你就能拥抱你的未婚夫和父亲了。

当然，我这次回来最重要的事当然就是我们的婚礼。在休息整顿之后我会回到这边进行第二次探索，去德尔·厄尔·巴哈利进行壁画图片研究，清理古墓里的文物和珍宝。这一切都还在进行，今晚的任务就是将墓室入口封起来，让它保持被发现时的样子。然后将这个包裹寄给你。我的邮差已经到了。

亲爱的，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我在这里的成就，你父亲的再三祝福，全都正是我当初所承诺的。当你知道我和你爸爸又成为了铁哥们儿时肯定会松一口气（谢谢你的“警告”电报，但是你父亲在波士顿的莫名怒火在我的陪伴下在这儿从来没

出现过)。不，他祝贺我取得的发现（“我们的发现！崔利普什！”他纠正道），困倦地送上他对你的爱，并不好意思地请你忽略那些他所说过的关于我的蠢话。他之前精神很紧张，被嫉妒和密谋者包围着，现在他只是很高兴我原谅他了，即使这只是暂时的，是我为那些腐蚀性的谎言所作的屈从。现在，我们就要回到你的身边了，而你会回到我的身边。

当然，若是你正在读这封信，那就意味着我因为一些目前只能推测的原因，没能安全地回到波士顿和你的怀抱。我没有满载着不朽的功勋回来，没有将我从阿图姆 - 哈杜墓中带给你的这条最耀眼的铂金链子戴到你洁白的脖颈上。而且我也没能温柔地把你带你父亲客厅的双高拱形窗下，将我为我的归来而流下的喜悦泪珠拭去，轻轻地告诉你，那个远从埃及而来印着诱人邮戳的包裹（就是这个包裹）一收到就给我。这个包裹是寄给我自己的，请你帮忙照看，只有在我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延长归期时你才能开启。

不，事情会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进行，你不会读到这封信。我会比它先到达，会在你打开它之前轻轻拿走它，全部内容都不会被看到，不需要了，这只是我自己才知道的一个预防措施。

但是，但是啊！玛格丽特，只是但是。你已经像那些恶意地希望我们失败的人一样清楚地看到，没人知道什么时候命定的意外或者厄运会降临到我身上。所以我正冒昧地将这密封好的日志寄给你。亲爱的主啊，希望这些都能顺利抵达。

玛格丽特，如果我的敌人们的该死的触角还没有侵入到埃及邮政系统的话，你应该拿到按写作顺序寄出的三个包裹。第一个是 10 月 10 日寄出的，我那时刚到开罗的斯芬克斯酒店，脑中还充溢着我俩订婚典礼的思绪。日志条目并不是为了出版，只是

和那些已出版的日志，以及已完成的部分混在了一起。大部分日志都是给你的书信，我之前都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将它们给你，直到现在。我想在波士顿将它们再整理一下。第二个包裹是我受够了酒店文具的供应，为此必须仰仗为埃及政府文物机构慷慨大方的员工时开始装的，核心的几页是写给机构理事长的。终于，我几近写满了这份漂亮的关于列托人 46 号印度和殖民地的日志初稿，这将是英国探险家们在高温的遥远地方的沙漠中工作，在隐藏的风险中发现的首选的日志。不要担心，这些是从日志背面撕下来的仅有的几页。这三份文件一起组成了我不争的著作——《拉尔夫·M. 崔利普什和他在阿图姆-哈杜墓的发现》的初稿。

我也将你寄给我的混杂着温柔与残忍言语的信都装在里面了。七封信和两封电报，还有那封昨天被扔到我脸上的本要寄给你的电报，还有你父亲给我的电报。

我刚刚换了我的唱针，到了最后的一首，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我让一个小男孩当我的信差，我信任他。

玛格丽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将被侵蚀。风沙研磨，瓦砾掩盖，纸莎草被掩埋，油漆脱落。这里的部分肯定会被摧毁。但是有些侵蚀其实是种澄清，因为它将虚假的外表、寻常的失误、混乱及无关紧要的细节都冲刷掉。如果在我书写日志的过程中，在某些地方犯下些错误，或者没作好对我所见到的或我认为的事物的描写，好吧，我当时是想着没关系的，我可以回家以后再作修改。我会的。但是，如果我被打死，被塞进一个瘦长的旅行包里，然后变得支离破碎，我的碎片被懒洋洋地抛给海里饥饿的鲨鱼，那么，我肯定很遗憾没有对我的日志作重新编写。那样的话，我就需要一位能够吹开嚣尘，揭示像黑曜石和雪花石般鲜明、冷

酷的真相的聪明且有勇气的编辑。而你将清洗掉这些侵蚀。

我们展开了这项残酷的工作，我信任你，我的缪斯幻化的执行人。你现在成了我所有成果的守护女神。这些写作是关于我的发现的故事，是我对那些质疑者和自我疑问的痛击。我像坚信自我的永生一样信任着你。我抛开所有只依赖着你，我还能依赖谁呢？如果我的身体发生任何不幸，那么当你打开这包裹读完这些内容，你就担负起了确保我和阿图姆·哈杜的名字永不消失的责任，至少为我完成这件事吧，玛格丽特。

你要监督我最后作品的出版工作，一定要用大型的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来出版。让你美丽的双脚有力地跨进那些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开罗的大学图书馆和主要的埃及古物博物馆，占据书架的一席之地。还有大众出版！捂住耳朵吧，玛吉^①！因为新闻一经流出就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喧嚣。但等你准备十足之前，一定要把消息守住。做好我告诉你的这些，分毫不差地坚持用我告诉你的方式来出版，别给那些秃鹫留下一丁点好处。

我现在没有时间来编辑，这里的事情进展得太快了。我们明天就得离开。所以我安全抵家后会自己做这些事。但是，请允许我假定事情进展顺利而加以指导。

比如说，就现在我看着它们，肯定还有一些早期的示意图似乎还没完成。光线太暗的时候，眼睛就会被欺骗，特别是当一个人处于匆忙之中时。但是最后的绘图毫无疑问是很准确的，所以可以去作那些初步的努力。你得提炼我持续寄给你的信的内容，那些我散落在过于坦诚的日志条目里的隐私。哪些是专属于你的，哪些是献给这个日渐分离的世界的，只要你够细心，很容易就能分辨出来。我从一开始就无限渴望成为这样一个日志作者与你通

^①玛吉：玛格丽特的昵称。

信。公开我和你之间的任何事是毫无必要的，还有那些聚会和同伴关系。我那时很兴奋，而且理由很充分，玛格丽特，就像历史将证明的那样。我现在也有一些肆意的冥想，在四处释放出丝丝学术的气息，我的第二次猜想还留有一些失误的空间，但是一到露天就都窒息似的消失了。仔细去阅读，我请求你，一定要在私下仔细阅读，认真地编辑，然后找个打字员（叫沃农·科林斯过来），利用我在笔记本里的注释，就用最后一组，当整理关于阿图姆-哈杜的悖论时，至少我自己能理解我所看到的东西。

如果你必须因我而变成寡妇，那么玛格丽特，你也会成为我清理侵蚀的那阵风。我刚刚开始梳理资料，但是时间不够了，我也许能将主干划出来，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些，我会把你的工作尽可能变得简易些。

有序的相关资料：肯特、牛津，和我朋友一起发现的C部分，他的悲剧结尾，我们俩的相爱，你父亲的投资，气势恢宏的阿图姆-哈杜墓穴，对他的悖论颇具深度的解决方案，为密封我们的发现物推迟了归程，我和你父亲回家，我们不幸被杀，当然或者没有被杀。再不能比这更清楚了。将剩下的部分当作是一个学者早期草稿的编注烧掉。

这里的日出和我以往见过的任何场景都不一样。当太阳融入变幻之中的沙漠峭壁时，那颜色是在波士顿或肯特绝对看不到的。这里印刻着我不可磨灭的生命故事的山丘与崖壁。

最后一曲，我真的很爱这首歌。

如果说，玛格丽特，你正在读这封信，并抽泣着，被你同时失去父亲和未婚夫的双重损失吓坏了，但是又抑制着自己，紧握着手中的笔，完成眼前至关重要的工作，那我得毫不犹豫地在这里指责你，在这可怕的罪行发生之前，疯狂的霍华德·卡特——

你可能几个星期前就听说了这个名字——这个半疯癫的先天走运但错误百出的家伙，他意外地在楼梯上摔倒后奇迹般地掉进了某个保存完好的小型古墓里，这个古墓是第十八朝被称为陈腐又共和的少年小国君主的墓。这个疯子因为病态的嫉妒，几个月来有好几次在吸了当地的麻醉剂之后威胁我的人，不管他是吸毒后变清醒了还是懵了。如果我在专业日志里没有提到卡特对我不间断的敌对态度和毫不节制的暴力，这种世故表现只是一种苦涩的对一个曾经伟大的探索的职业礼仪，更是一种你一直喜欢的、我惯于展现的特别的勇气。所以我一直忽视他对我和我“高贵的同门，莫名消失的切斯特·科瑞佛德·芬纳兰先生”的不断威胁。显然，要是我和你爸爸在纽约港时没有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号上走下来，你完全可以断定我们是被卡特或他的某个打手干掉了，比如他的会计，一个瘦高的英国绅士，他温和的举止消弥了或者让他显得几乎不具备任何邪恶的品质——即使他施展着这邪恶，或者是他们中其他有着丑陋橙色头发的同伙，那个你最清楚不过的人。

我最美的玛格丽特，这几个月我们之间不乏误解。但是从我焦急的信件和更加焦急的沉默不语中，我知道你对我的爱如我对你的爱一般从未改变。这世上再没有比你的拥抱更让我珍视的东西。留声机里的音乐结束了，现在只有正在消失的轰鸣音。

这是我带来的几百张唱片中的最后一张了。一想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再也无法拥抱你，当你穿过花园闺房的窗户和房间时在微风中颤抖，而我再也看不到你苍白的脖颈和美丽的手臂，我被这些想法紧紧攫住，几乎写不下去了。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你会觉得我是你父亲所描述的那样的人，那不是真的我，那个在我看来一开始你所认识的我。请你像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你所看待的那样看待我，那个最让你引以为豪的人，那个你长久以来所

找寻的英雄，那个你能想象到的唯一，那个一起谈论我们脚下的世界的我。请那样看待我吧，我最亲爱的。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用超乎你想象的方式爱着你。

很快就能相见了，亲爱的
你的拉尔夫

■ 费雷尔给梅西的信

澳大利亚，悉尼湾景疗养院，日落 1954 年 12 月 3 日

亲爱的梅西先生：

我于 11 月 13 日收到你的来信并非常高兴有幸和你相识，虽然只是以信件的方式。我对你亲爱的玛格丽特姑妈的去世感到万分悲痛。我只希望她能开心地想起过我。我们是在非常紧迫的时刻相遇的，十分戏剧化。我可以告诉你，这种事你是永远也忘不掉的。当我在 1922 年见到她时，她是个美丽又充满活力的女性，在我将那个使她受罪的男人绳之以法，使她逃离魔掌后我就没见过她。

我肯定是深受你的“侵入我精准而出色记忆力的小小请求”的挑动。的确是，先生，我的记忆力依然出色，为向你证明这点，我会更努力。在我的时代我可是以记忆力出众著称的。

我也许还得加一点，你不是个半吊子的侦探。在事发三十年后追踪我到这个养老金领取者居住的房子，人体垃圾桶。年轻的梅西先生，我认为要是你真的对侦查界有专业上的兴趣，你也适应得很好——这是赞赏，来自我的赞赏。当然，也许你是那种根本用不着工作的阶层，是吧？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虽说就算是在给一个陌生人的信件中，可能已经是你为了彰显自己的教养而问的最礼貌的一个，我

的答案是：无聊。无聊透顶，谢谢。我想这就是藏在这种地方背后的想法了。把我们剩下的最后一点酒喝光，然后百无聊赖地拉开那窄而塌陷的床和其中一个臭熏熏的便盆小便，因为下一个老伙计已经在伸腿够它了。

我无法向你形容当看到你问我最厉害的案子是来帮你填补你的“梅西家族秘密史”时有多高兴。而你真是走运：瞧，我几乎没带什么东西到这该死的地方，没一件像样的衣服或其他东西，我，一个简约的人，总是作好迅速离开的准备，以防情况有变，但当我为到这儿来找点什么东西时，我对自个儿说：“费雷尔，要是你不把你的文件带上，在你有那么多空闲时写下你的查案史，你就是个十足的蠢货。这将成为对逍遥法外的犯罪分子的一个有力的明确警告，对其他侦探是出色的教学工具，对普通读者也是扣人心弦的读物。”这就是你的信让我这么高兴的原因。

你想要清晰的回忆？好吧，我就是长着两条腿的活历史，真的，但是如果我想停止继续守着这些刺激的故事而将它们呈现在世人面前，就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我想我尽可能假设你认识一些纽约的出版商，是吧？也许有《真实犯罪》杂志？让我们想想这事儿吧。我知道你说过，只是想要“家族秘密史”，但是我已经没时间玩那些冠冕堂皇的游戏了，梅西先生。我知道我们该怎么干，我觉得这事儿能成。你看，我保存有笔记，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只要我采访完一有时间，就笔耕不辍地逐字写下这一切。我们没有现在用来作记录的打字机，所以我们只能用劳力补偿。现在的年轻侦探们有他们的电磁机器，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做不到的事，但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有超人的记忆力，写得超快。如果在我面前的这些字不是全部，那么我还是能记得人们所说过的话或者想说的话，所以我能很好地重组记忆。只需要

一些润饰、引语标注、文学装饰、打印。我会提供主角，其他的你来，如何？

哪怕到最后，有些地方我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但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佳的成果了，那么，如果你已经准备好当我的华生，就让我们开始吧，而且这个作品之后，我想我至少还有一打故事让我们重组。

现在，你说你有些文件，也许“能让我搞清楚一些让我纠结的问题”，这对我这样的老小子是个不错的诱饵。我就是我，即使过了三十年，我还是好奇地想要听听你急着要去发掘的事。当你提到在玛格丽特死后发现了她的私人文章，我就纳闷里面写了什么。关于我，她说了什么？她不至于能延伸那个故事的真相。

我想当我在1922年认识你的家族时，你还没出生。你姑妈是什么时候遇到你姑父的呢？你知道，她那时候对我有些着迷，你姑妈。她没告诉过你这事儿？我想是，我猜你姑父是个出色的人物。但我遇到她时，她和那个邪恶的花花公子、娘娘腔的探险者已经订婚了，我觉得我大概就是她想要的那种人——一个有着无可挑剔的、有尊严的男人，总是追寻真相，永远将真理放在首位。

这案子该从何说起呢？想想看：刚开始是个单一的遗产案件，然后是一个人口失踪案件，有好几个求助主顾，然后是个双重谋杀案件，一个婚前背景调查，然后是个和债务相关的案件，然后又突发一起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双重谋杀。一个该死的阿拉伯人入了狱（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奇怪了），我们至少把最后一个案子结了，但是直到现在我重新回想还是觉得这块硬骨头没被嚼碎呢。你应该查一下那个阿拉伯人，他没准还待在某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边快发霉了，也许他终于准备好要说出他是在哪儿处理尸体和财宝的。